

# 认知语法基础

(第二卷) 描写应用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美] 兰盖克 (Ronald W. Langacker) 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认知语法基础

(第二卷) 描写应用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美〕兰盖克 (Ronald W. Langacker) 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美)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著;  
牛保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7-301-28415-5

I. ①认… II. ①兰… ②牛… III. ①认知—语法—研究 IV. ①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693号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by Ronald W. Langacker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Ronald W. Langacker著)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版权©1991归小利兰·斯坦福大学董事会所有。此中文译本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书 名**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  
RENZHI YUFA JICHU (DI-ER JUAN):MIAOXIE YINGYONG
- 著作责任者** (美)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 著  
牛保义 王义娜 席留生 高 航 译
- 责任编辑** 崔 蕊 邓晓霞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415-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9.5印张 648千字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9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序 一

沈家煊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基础》(第一、第二卷)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著作,在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首屈一指。中国语言学界,特别是外语学界,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国外一些地位重要的认知语言学家,当然也有 Langacker,都应邀来中国访问,有的来了不止一次,他们在中国找到了空前多的知音,这大概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吧。我这是陈述事实,不是作价值判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值得深思。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特点,它跟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更加合拍。拿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embodiment(身心合一,心寓于身)来说,人的身体的律动——心跳和脉动——是最简单的节律,言为心声,汉语的基本节律就是最简单的节律,如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呈高度的单音调节奏,跟西方语言不同,汉语的节奏和节奏的变化本身就是汉语语法的构成部分。

《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于 1987 年出版,同年作者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论文《名词和动词》,这篇论文在我看来又是《认知语法基础》的基础和精髓。名词和动词是语法学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怎么看待这一对范畴就成为关乎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跟历来把名词和动词的关系视为横向的交接关系、变换关系不同,作者是把二者的关系视为纵向的对应关系、投射关系。静心想来,这不就是认知语言学的精髓吗。当今人们重视“构式语法”的研究,实为这种思路的延续,把构式与构式之间的交接、变换关系变为对应、投射关系。Langacker 是从“界性”(有界性和无界性)上来揭示名词和动词的对应投射关系,受这篇论文的启发,我 1995 年在《中国语文》发表《“有界”与“无界”》一文,这篇文章在汉语学界影响不小,还得了个科研成果的奖,这实在是抬举了我,因为基本观点是从 Langacker 那儿借来的,我只是把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对应投射关系扩展到名词、动词、形容词三个范畴之间,因为汉语的形容词明显区分为表性质的

(如“白、大”)和表状态的(如“煞白、大大的”)两类,分别跟“无界”和“有界”对应,英语的形容词没有这个形态区别,所以看不出来。谈到名词和动词,Langacker 还说,名词是“整体扫描”,动词是“次第扫描”,很有见地。在2011年西安召开的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我做的主题报告对汉语里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英语是“名动分立”,而汉语是“名动包含”,即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属于名词,刚出版的《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有全面详细的论述。在论证中也吸收了“整体扫描”“次第扫描”的见解,但主要是从“实现性隐喻”和“构成性隐喻”的角度出发的。

最近我在多处讲到汉语的语法是“大语法”,包括韵律、语义、语法(狭义的)、语用在内,这当然跟认知语言学“句法非自足”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我觉得国内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有一部分人有重视语义而忽视形式的偏向。认知语言学重视语义,或者干脆从语义出发来讲语法,这当然是事实,但是绝对没有忽视形式,所谓“象征单位”就是形(音)和义的结合体,看《认知语法基础》,虽然从语义出发,但处处提供形式上的证据,没有形式上的区别,凭什么说有这种或那种语义区别呢?这是我希望阅读这本重要译著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认知语法基础》针对的语言现象主要是英语里的语言现象,英语是作者的母语,也是当今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语言。我还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增加一个汉语的视角,能多拿汉语来做比较(有更多的语言来比较更好),看其中的论述和分析哪些对汉语也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那么适用的,甚至哪些是根本不适用的,再进一步,看看从汉语的视角可以对一般的认知语法理论做什么贡献。作者在中译本的序言里提到中国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领军地位”,我想这是客气话,是作者的谦虚。真正要达到这个地位,我们还要付出艰巨的努力,首先要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

2016年12月21日

## 序 二

陆俭明

我案头放着由牛保义、王义娜、席留生、高航四位合译的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日前王义娜来信,邀我为他们即将付梓的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的中译本写序。说句实在话,《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中译本的出版可喜可贺,而我没有这个资格来为此书写序,因为我不是一个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者,我仅仅是一个认知语言学的学习者。一定要我写的话,我只能写点学习心得。

20 世纪在语言学领域可谓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迅猛发展的时期。20 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50 年代中期爆发了乔姆斯基革命,不管语言学界如何评论乔姆斯基本人以及他的学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此逐步结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迎来了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三足鼎立,大家进一步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面对语言进行研究与探索的大好发展形势。

以美国描写语言学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们绝对不要抛弃它。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学习、掌握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任何一个语言研究者或语言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然而,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着重于对语言的描写,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语言是什么样的);而我们更需要探究“为什么”的问题(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才真正能最终揭开语言之谜,才真正能使语言研究的成果切实地为语言应用服务。认知语言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打开有效探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一道道大门的钥匙。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因此认知语言学重视并追求语言描写中的心理现实性这一目标,并认为语言研究的观点、成果“应该受到认知结构事实的检验”。为此,认知语言学基于认知科学理论提出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显然,认知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人的语言和人的认知搭起

了桥,建立了界面。而在其中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基础》(第一、第二卷)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著作,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语法的理论框架,强调“语言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意义本身是一种认知现象,“最终必须当作认知现象来分析”,整个论述全面而又系统。《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提出了一个连贯的、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并提供了该框架背后的动因,因此特命名为“理论前提”;《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则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分析了英语的名词性结构、小句结构和超越单句的语言现象,以彰显认知语法的概念统一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认知语言学是以人的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或事件进行抽象,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或事件加以概念化;怎样运用语言符号以及由这些符号组成的种种语言结构来实现人的交际活动,来实现人的思维活动。这对汉语研究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理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引入汉语研究,汉语研究者运用相关的原型理论、隐喻转喻理论、相似性理论、主观性与主观化理论、有界与无界理论、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理论、意象图式理论与语法化理论等,对汉语的种种语言现象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怪不得 Langacker 在本书汉译版著者前言里会有中国会在认知语言学研究处“领军地位”这样的说法,这当然是他的客气话,但对我们汉语学界来说也是一种鼓励。毋庸讳言,在刊物上也出现了一些只是表面赶时髦贴标签的文章,但这并非主流。这里重要的是要面对汉语事实,勤于思考。譬如说,我们可以说“盛碗里三条鱼”,不能说“\*盛碗里鱼”。为什么?有了“有界与无界”理论可以作出解释:“盛碗里”表明这是一个有界的行为动作,需要有界的宾语成分来与之相配,“鱼”前加了数量词“三条”,就变成“有界”的了,这样动宾才和谐,因为单个儿名词“鱼”做宾语,是表类指,属于无界的。这解释很漂亮。可是问题又来了——汉语里使名词所指“有界化”不限于名词前加数量词,还可以有“名词前加指示代词”(如“这/那鱼”)、“名词前加限定性修饰语”(如“妈妈烧的鱼”)等别的手段。而像下面的说法(满足了宾语所指有界化)还是不能成立:

(1) \*盛碗里这/那鱼。

(2) \*盛碗里妈妈烧的鱼。

这是为什么?无疑还需进一步探究。

我从来都认为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三者是绝对对立的,虽然他们各自的语言观,各自的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切入点,各自研究的期望值与归宿存在着差异,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今各国的语言研究普遍都有比较大的发展的原因。同时,我从来都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可以包打天下,新旧理论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替换关系,新理论的产生意味着研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老的理论可以抛弃。

以上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是为序。

2017 年 6 月 3 日  
于海淀区蓝旗营寓所



## 序 三

束定芳

牛保义教授等翻译的《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即将出版。译者提出,这是当年认知语言学会决定启动并支持的一个项目,希望我能代表研究会写个序言,谈谈这个项目的缘起和意义。

大家都知道,认知语言学作为一个新的语言学流派,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萌芽并形成。代表人物有专注语法的 R. Langacker, C. Fillmore, 聚焦语义的 L. Talmy, 主攻隐喻的 G. Lakoff 等。后来相关的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传播到欧洲大陆,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和国际影响。到了本世纪初,认知语言学已成了非常有影响和活力的一个语言学流派。

我国学者最初是通过一些书评和相关理论介绍接触到认知语言学的。有些学者是通过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对一些具体的语法现象的研究介绍来了解认知语言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的,例如戴浩一关于汉语语法中时间顺序作用的研究等。由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新鲜,一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独特并且有效,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已有的一些介绍和综述文章对某些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介绍并不完整,有时候甚至有理解方面的错误,因此,外语界学者,特别是比较早地接触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学者,有责任帮助一些对此有兴趣但缺少了解渠道的学者,特别是汉语界的一些阅读英文原著有困难的学者,了解和研究经典作品中原汁原味的内容。因此,当牛保义教授自告奋勇地提出要翻译“认知语言学之父”R. Langacker 所著《认知语法(第一卷):理论基础》和《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两本书时,我们表示全力的支持。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还专门与我联系,希望将此作为出版社与认知语言学会的一个合作项目。

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很多概念和术语都是新的,要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汉语很不容易。可以想见,翻译过程异常辛苦、艰难。个中甘苦,恐怕只有译

## 2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

者自己是最清楚的了。一晃近 10 年过去了。“十年磨一剑”。希望牛老师们“磨”成的这把剑能够帮助中国学者更好地了解、研究和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帮助推动我国语言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2017 年 6 月 18 日于上海

## 译者的话

时光如梭,《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汉译版 2013 年面世,距今已有四个年头了。期间,我们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邮件和信函,一方面是对我们的鼓励,另一方面就是询问《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的翻译和出版情况。面对一封封热情洋溢、翘首以待的邮件和信函,我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十分焦急。庆幸的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责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汉译版马上就要付梓了。

作为姊妹卷,《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在第一卷建立的理论框架内,对英语名词性结构、小句结构和超小句结构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阐释;运用第一卷提供的分析工具,对英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通过对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语言使用实例的讨论,第二卷将认知语法理论的各种分析方法,淋漓尽致地展现给广大读者。Langacker 本人在介绍本卷内容时谈到,本卷有三个主题:认知语法的象征观;原型与高度抽象的图式在刻画某些基本语言学范畴特征中的相互作用;名词短语与小句结构之间广泛的平行性(parallelism)。因此,我们认为,《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汉译版不仅有利于读者消化和吸收认知语法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对于了解和掌握认知语法理论在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中的应用,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认知语法基础》两卷,原文共计 1105 页;汉译文共计 1117 页,118 万字。两卷书的翻译,耗时十年有余。期间,酸甜苦辣,百味俱全。“酸”的是,在我们一字一句细嚼原文、推敲译文、挑灯夜战之时,耳边传来朋友们的好心相劝,“有时间写篇文章,比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强”。怎么办?心里酸溜溜的,停下来不甘心,做下去确实耗时耗力。最后,大家还是选择了默默坚持,既然接了就要尽全力做好,争取拿出满意的译本。“辣”的是,在我们翻译的第一卷与读者见面后,不少人说这是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做了件大好事;也有人提出“有些译文术语不够一致,有些误译”等。听到这些,脸上火辣辣的。不过,细想起来,这些批评帮助了我们,为我们第二卷的翻译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苦”的是,这样的学术经典翻译,不但要内容

忠实、文句可读,而且任何一部分的翻译都要立足于对认知语法理论观点的完整把握,含糊不得。我们曾为 predicate/predication(述谓/述义)等相近术语的译文区分争论过,为 scope 何时译为“辖域”何时译为“范围”讨论过,也为 grounding 是译为“入场、情景定位”还是“情境植入”苦恼过,来往邮件反复讨论。正可谓翻译家胡适在《论译书寄陈独秀》中所言:“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环宝化为粪壤。”(转引自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49)苦尽甘来,“甜”的是,一方面,翻译时的研读和思考加深了我们对认知语法思想观点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汉译版——我们的汗水、我们的心血、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朋友们的鼓励、责编们的努力——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的翻译是由牛保义、王义娜、席留生和高航四位译者合作完成的。第一部分(第1—4章)以及前言、回顾和引言由席留生博士翻译完成;第二部分(第5—9章)的翻译由高航博士完成;第三部分(第10—12章)、结论和后记、术语表以及与出版社的对接工作由王义娜博士负责完成;牛保义博士负责全书译文的校阅和定稿工作。

感谢原书作者 R. W. Langacker 教授给我们翻译提供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感谢沈家焯教授、陆俭明教授、束定芳教授拨冗为本书作序!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这一翻译项目提供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崔蕊和邓晓霞女士为译作出版所提供的支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及会长束定芳教授、秘书长张辉教授对这一翻译项目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学界前辈和同仁、朋友和读者对我们翻译工作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感谢家人和学生对我们翻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回首译事,历经十年之久。但愿我们这十年“磨出”的译作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验证,能够为认知语法理论的普及和应用有些贡献。最后想说的是:由于我们能力有限,译作中出现的各种错漏盖由我们本人负责。欢迎大家对译作中的错误和纰漏批评指正。

译者

2017年5月

## 汉译版著者序言

我的认知语法研究始于 1976 年。十五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标志着认知语法的基本构想和理论架构业已完成。到现在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多,认知语言学的性质和地位在此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心智运动,研究多样化但相互协调,学者群体遍布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认知语言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基本描写拓宽至社会互动、话语、儿童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变异等重要话题,还有语料库研究、心理语言学实验、神经语言学探究以及计算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由于认知语言学同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问题关系甚密,其影响与日俱增。

认知语言学的这些发展,对于本卷所述的认知语法理论而言,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根本修正。本卷开篇就把语言刻画为一种心智现象,既存在于神经处理过程,又根植于社会互动和话语,二者并不矛盾。这些年来,我一方面继续致力于认知语法理论的阐释及其在具体语言现象中的应用;同时近期研究多聚焦于对语言结构、认知处理和话语做出统一解释。虽然如此,本卷依然可以视为认知语法基础理论的代表之作。

认知语言学已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对此我非常高兴。中国学者和学子们的积极参与,对于推动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本卷汉译本的问世,将会对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其出版可喜可贺!本书的翻译可能单调乏味且绝非易事,借此请允许我对本书的译者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R. W. 兰盖克

##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My research on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Cognitive Grammar began in 1976,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is book 15 years later mark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itial formul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More than a quarter century has since gone by, an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It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as a major intellectual movement, coherent despite its great diversity, and represented by a large and ever growing community of scholars in linguis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re has been a vast expans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 research from basic description to other essential topics (e. g. social interaction, discourse,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as well as other methods (corpus study,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 neur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Being relevant to problems in many other fiel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not required any fundamental revis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as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From the beginning, it has characterized language not only as a mental phenomenon, residing in neural processing, but also—without contradiction—as being ground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discourse. Over the years I have of course continued to elucidate both the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articular phenomena, and recent work has focused on showing how an integrated account of structure, processing, and discourse can be achieved. However, this volume can still be taken as representing the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I am happy that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been well received in China.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gnitive

## 2 认知语法基础(第二卷):描写应用

linguistics movement is substantial, increasing, and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Needless to sa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volume is very welcome, especially if it contributes in this regard. Let me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translators, whose task was probably tedious and certainly very difficult.

Ronald W. Langacker

## 前 言

那是在 1976 年的春季,我开始考虑关于语言结构的概念,后来称之为**认知语法**。当时,理论语言学正在经受一场沸沸扬扬而又无实际结果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来自生成语言学的支持者和解释语义学的支持者,争论的关键还是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句法是否语言系统中独特、自治的成分。虽然很难说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我觉得双方都没有触及那些基本的概念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讨论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才有意义。因此,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做这件事(带着一个语言理论家应有的不谦虚)。我如此设想:如果我自己努力构建一个自然可行的理论,它将不会比现在已有的那些理论糟糕。我的策略是另起炉灶,忽略所有现成的理论,但不忘记作为它们的基础的事实知识和某些具体洞见(即拆掉大厦但抢救某些木料)。数年之内,我就搭建起了基本的概念框架(当时叫**空间语法**)。在来自所有派别的语言学家看来,它无疑显得怪模怪样。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某些表面的原因(术语;符号;图表的大量使用),也归因于该理论所提出的中心观点的激进性(语法的象征性;定义基本语法范畴的概念)和它所提出的让人感到陌生的世界观。所以,它很容易在喧嚣的理论市场被忽视。

最初的理论框架一直鲜有改变。随着我和我的学生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将之应用于更多的语言和更大范围的语法现象,最初的理论框架变得更为精致、更为精细,但没有根本意义上的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是占优势的学术环境。与此同时,许多别的语言学家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或者发表自己的洞见,或者指出生成概念的不充分性。当然,生成理论本身也在发展(间或也沿着合理的方向),同时分化为一批桀骜不驯的分支理论。于是,现在的理论市场充斥着供应者提供的各种千变万化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最初的表现,认知语法在许多方面显得越来越平淡而不那么锋芒毕露。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仍然体现出一种全新的视角,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独具特色——尤其是(我认为)那些没有被它庄重的知识所感染的语言学家。



然而,语言学舞台上开始逐渐呈现出新的阵容。本卷的问世,正值认知语法面临被尊敬的潜在威胁(确切地说,是在有限的圈子里)。更为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学者在发现他们多样化的同时多为孤独的研究在认知和/或功能语言学的范畴下合身合体之后,正并肩携手形成一场自觉的运动(随着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会(ICLA)的成立和《认知语言学》的创刊,这场运动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相关学科的联袂发展,最引人瞩目的也许是平行分布加工(Rumelhart and McClelland 1986b; McClelland and Rumelhart 1986)的出现,创造了这样一种气候,使得语言的认知—功能观念拥有了合理的兴旺发展的机会,去奠定自己更加广泛的学术意义。最后,代表这种总的观点的学术研究和可接触到的文献迅速达到了海量,有一大批面世的书籍为证(如 Brugman 1989; Bybee 1985; Croft 1990; Fauconnier 1985; Givón 1989; Haiman 1985; Janda 1993; Johnson 1987; Kemmer 1993; Kövecses 1990; Lakoff 1987; Lambrecht 1994; Rudzka-Ostyn 1988; Talmy 2000; Vandeloise 1986; Wierzbicka 1988),更不用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名单了。那些观点呈现在那里,等着被应用、扩展、检验和评估,具有连贯性的综合体的形成既不遥远,也并非没有现实性。

这两卷书代表了我对这场运动所作的支柱性的贡献。第一卷(出版于1987年)尝试表达一种哲学和使用一套描写语言结构的优选工具。本卷可视为一本引导和建议如何使用那些工具的指导手册。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说对所涵盖的许多话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了全面的或最终的探讨(虽然对一些话题的探讨确实全面而且深入,如英语助动词的语义)。运用工具进行大规模建构的任务属于那些动力十足满怀赤诚地去聚焦某一单一话题的人们。他们通常是研究生。的确,对认知语法最广泛的例证和实体化的是一系列揭微显隐的博士论文,我很自豪自己与它们都有联系,它们是: Lindner 1981; Tuggy 1981; Casad 1982; Hawkins 1984; Vandeloise 1984; Rice 1987a; Smith 1987; Cook 1988a; Fong 1988; Maldonado 1992; van Hoek 1992。

在所有值得致谢的人们中——包括我的老师们、做出评论和给出建设性意见的同事、在困难时期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许多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承认这个旷日持久的工程有价值的学者——我想挑出上面提到的研究生(以及别的我不能一一引用的人),对他们特殊的、不可或缺的贡献,